

小品文描寫辭典

錢 一 鳴 編 著

羣 學 書 店 印 行

第一輯 季節小品

一 初春

這是我們初入居湖樓後的第一個春晨。昨兒乍來，便整整下了半宵潺湲的雨。今兒醒後，從疏郎郎的羅帳裏，窺見山上絳桃花的繁蕊，斗然的明艷欲流。因她儘迷離於醒睡之間，我只得獨自的抽身而起。

今朝待醒的時光，耳際再不聞沉厲的廠笛和慌忙的校鐘，惟有聒碎妙聞的鳥聲一片，密接着戀枕依衾的甜夢。人說「鳥啼驚夢」，其實這樣說，夢未免太不堅牢，而鳥語也未免太響亮些了。我只以為夢的惺忪破後，始則耳有所聞，繼則目有所見，這倒是較真確的呢。

記得我們來時，桃枝上猶滿綴以絳紫色的小蕊，不料夜來過了一場雨，便有半株緋赤的繁英了。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。」可見自來春光雖半是冉冉而來，卻也儘有翩翩而集的。來時且不免如此的匆匆，涉想馳的去時，即使萬幸不再添幾分的侷促，也總是一例的了。此何必等待委地沾泥，方始悵惜緋紅的桃治盡成虛擲了呢。誰都得感悵悵與珍重之兩無是處，只是山後桃花似乎沒有覺得，冒著肥雨欣然半開了。我獨瞅着這一樹緋桃，在方檻內徬徨着。即如此，度過湖樓小住的第一個春晨。

二 活躍的春天

今天很和暖，小河從山坡上流下漣漪的水波，在日光中閃耀着。雪正在融化。鄉間空氣中生出一種春的氣息，一種從森林中出來的有活氣的潮溼的氣息。夜間仍然結冰。但是在午晝時，地方都變成滑溜溜的，屋簷也浙瀝瀝的滴個不住。

全園鋪滿了初春的嫩綠。昆蟲的聲音雖時時嗡嗡，但不如夏季的充溢。嫩葉蕭騷作聲，四處有小鳥唱歌同在一株樹上囀着兩隻白鴿。一匹孤獨的斑鳩，時時掉換牠的地方，在唱牠單調的聲音。遠處，在磨房的水池後面，羣鴉的噪聲，可比有木軸的一羣車輪的軋輾。在這些極新嫩的、平和的生命之上，悠然璀璨的白雲，如像懶惰的巨鳥一樣，在空中流逝。

春日的陽光穿過了雲翳，照射到這布着虹彩和金光的水面上。微風吹過，一切自然就都戰慄着，活動着，微笑着。空間的碧空對着這爲日光所溫暖的水面。木排在進行着，遺棄雲塊在牠的後方。厚密而沉重的雲塊，醉夢般靜掛在這光明的河上，像設法逃避這熱烈的春光似的。這春光充滿了色彩和歡欣，彷彿是那些冬天暴風預兆的仇敵。上面天空愈見清澈光明，朝日莊嚴地美麗地從那金紫色的水波上上升起。在這初春裏，溫度雖微，光彩却更見燦爛眩目，愈起愈高，漸入澄澈如洗的碧空了。右邊現着棕色的高岸，排列着綠色的森林，左邊翠綠色的田畝上布着晶瑩的露珠。空中浮泛着大地和春草的氣味，夾雜着松樹的馨香。

我所遇見的人都帶着微笑的意味。一陣快樂的氣象，在這重臨的春光的晴天飄蕩着。我們可以說是在這個城市的上面，有一陣使人心蕩而泛濫的和風，那些路過的晨裝少婦，在眼光裏，彷彿攜帶着一種潛伏着的溫存，在步趨裏，攜帶着一種較為柔軟的嬌媚，因此竟在我的心中，充塞許多騷動了。

三 春之戀

春的姿態是溫柔而美麗的；樹梢頭，草原上，漫漫兒抽出來的嫩芽，碧綠的，淡青的，彷彿少女般，莊嚴，活潑。春，正好像是爲着它們而生存。飄蕩在春的空間裏的柳絮楊花，這時也都好像非趁機會放浪一下不可的蕩婦似的，完全丟棄了虛偽的羞怯，到處惹人；天空是沉碧的，太陽像海棉一樣溫軟；風吹在人身上使人着了魔樣地快活。人們迷醉了一樣快要溶解在這種光景裏了，馬路上的男人，都伸着手去勾搭在女人的膀臂裏，伸了手去攬住女人的腰肢，面孔上擺着巴結的笑容。

朋友，春天真的醉死人呢，我們古代的詩人把「春」字來代替女色，把「春」字來代替酒醴，他們的感官真是銳敏到可怕的地步。我們在春季的晴天，試走到郊野外來。氤氳的晴靄在空中，暈着粉紅的顏色，就好像新人浴後處女的肌膚。上天下地一切的存在都好像中了酒的一般，一切都在愛慾中燃燒，一切都在喘息着。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春畫。青春的血液還在血管中鼎沸的人，怕不會以我這話爲過分罷。

四 春愁

春光在萬山環抱裏，更是洩漏得遲。那裏底桃花還是開着，漫游底薄雲，從這峯飛過那峯，有時稍停一會，爲底是擋住太陽，教地面底花草在他底蔭下避避光，慄底威嚇。岩下底蔭處，和山谿底旁邊，滿長了薇蕨和其他鳳尾草。紅，黃，藍，紫的小草花，點綴在綠茵上頭。天中的雲雀，林中的金鶯，都鼓起他們底舌簧。輕風把他們底聲音擠成一片，分送給山中各種有耳無耳底生物。桃花聽得入神，禁不住落了幾點粉淚，一片一片凝在地上。小草花聽得大醉，也和着聲音底節拍，一會倒，一會起，沒有鎮定底時候。

是怎樣寂寞，而無聊賴的暮春之夜啊！急劇的雨聲打在船篷上，在沉寂的空氣中，成一種單調淒清的音樂；如離人對泣，如嫠婦長嘆。夜鶯早停止了歌唱，只有河流和着聲兒痛哭。

春雷是第一聲響了，青白的電光帶着冷雨飛入篷內，春寒也同時侵人肌膚；燭光隨着風勢搖曳，牠的同情之淚堆滿盤中。

夜，沒有月亮，沒有星，公園門口雖還閃着微弱的燈光，遊人却沒有了。在晚春微寒的如此深夜，誰來浪費他的步履？誰來苦喝這淒冷的寂寞？縱然這裏有平滑而又整齊的路，有夾道濃密的樹蔭，人們都已醉倒在妓女的懷中，人們都已在舞女底纖腰失去了魂魄，人們都已在熟睡啊！

五 春夜

跌在峽裏的江水，有節奏地吼着，像拍嬰孩那麼地，把這兒的山，這兒的谷，拍入深宵的夢中。藍色的羣峯，溫柔地，靜穆地，躺在星空底下。

月光如水一樣匯在空場上面，畫出了無數的牛和羊的陰影。搖動尾巴和細嚼乾草的聲音，像小雨灑着秧苗那麼地到處瀾漫着。

野火癩洋洋地跳動。守夜的牧人，嘴裏吊着旱烟管，雙手輕抱着膝頭，仰起又倦怠又寧靜的面孔，在火光的四週，微紅地繪了出來。

芒果樹蔭下黑森森地。從那兒流出了年青女兒的，柔和而憂鬱的歌聲。

坡上邊立着一座濃黑的小洋房，吐出了雪白的煤氣的燈光，像威嚇坡下茅草那麼地耀射着。坡下邊走着一個高大的陰影，偏偏倒倒地。那麼醉了，嘴裏還哼着曲兒哩。樹葉裏滴下月光的雨點，零亂地灑在他的衣上，髮上。

六 暮春

泥濘的雨季已經過去了。晴朗的四月天氣來臨了。天外浮着間着藍色的雪峯。在窄巷裏，揚着塵土，籬笆發出一種臭氣。但河畔却一片碧綠，風景絕佳。

在郊外，立着許多綠色的古樹，樹上生着許多新枝，在那條路的兩傍，却是一片黃色。稻稈微微的作響，雀麥低垂着他們的沉重的頭。中午時候，天氣很熱，我常常走出去，躺在柔泥地上。稻稈立着，似一陣軍隊，芥子顯出一片紅色。一陣陣的苜蓿和香甜的豌豆的氣息充滿在空中。天上的雲片寧靜的融散開去。一隻禿鷹閒暇的在雲端翱翔着。牠莊嚴的伸開雙翼，歇在空中，不飛不動的。一切自然的各物，似乎也都和牠一同停着不動，祇有熱氣和上面的黑點。

四月的天很溫和的發着藍色。紅苕草平滑的嫩葉閃耀着，彷彿洗過的一般。寬闊平整的大道上全鋪着紅莖的細草——那是山羊最歡喜吃的東西。在平山的斜坡那裏，綠色的裸麥輕輕左右搖動着。一塊小黑雲的影兒從上面滑過，幻成流動的斑點。遠遠裏樹林黑着，池湖閃耀着，樹兒黃着。雲雀成百的飛過來，一面唱着，一面迅速的墮下地去，伸着頭頸望東望西。烏鴉在道上站着，望着人們，屈身向地，讓人們走過，又跳躍了兩下，沒精打采的飛到旁邊去了。斑色的馬駒帶着短尾和蜷曲的鬚毛，舉着不平的步伐兒，跟在母親後面跑着，放出他柔細的嘶聲……

七 早夏

五月，在南國是木棉花的季節，是暴風雨的季節。

比拳頭都大的木棉的殷紅花朵，像人頭似的，從四五丈高的精裸醜陋的樹幹上，不時『托落』的摔到泥土上來。牠沒有香氣，連野草的清香牠都沒有。牠不想來媚人，這粗魯樸直的傢伙，牠不

結果，不結任何好看，或是好吃的果。牠祇曉得開花，牠自己的職務是開花，牠自己唯一的樂趣和安慰也是開花。這古怪的樹，牠要開完了血色的花朵，才開始萌芽抽葉！

市上儘多的是荔枝，市上儘多的是美人蕉。

可是木棉花不因自己的醜陋而灰心的！

五月，在南國是木棉花的季節，更是暴風雨的季節。

天氣一逕是悶熱得像隻炒紅的大砂鍋，太陽嚙住了地面不動。土地渴得要死，草木都暈過去了。雪糕，汽水，涼粉，排成了微弱得可憐的警戒線。可是，嚇，還不夠一秒鐘，便給融成了水，又化成了氣！豆大的汗珠，依舊從每根毛孔裏跳出來，呼喊著。

一切都在掙扎着臨死前的喘息！（可是還有三兩隻蟬，躺在濃綠堆裏歌頌着！）

東南角上有一片雲，看去還不夠半畝大，可是就在這裏面，隱住了一種沉悶的鼓譟聲。

像是一隻大鵬鳥，翹鳥飛過來，翅膀遮斷了太陽！幾塊雲衝上來了，更多的幾塊雲追上來了，旁的起先不知牠們躲在那兒的，現在都跑出來了，趕上來了。

灰白色的壓迫！白的雲像是洶湧的怒潮，在邊緣上直展開來，飛馳過來，搶過來，後邊深灰色的，黑色的，像是海，不見牠動，不過你覺得牠在漲，在臃腫，像是什麼穩固的有力的東西在向你移近來。橫跨馬路的布標語，滿孕了風，發狂似的凸着，癢着，癢着又凸着，『嘩啦！』從肚臍直撕到耳朵，碎了！市招在亂幌，亂撞，亂跳，亂喊。車輪像逃避風的追逐似的，滾得飛快！滾得飛快！飛快到處都是匆

迫的，慌亂的關門窗的聲音。

暴風雨到了！

一條血紅的電光劃破了長空，這是宣誓！接着便是一片鼓譟的，不過還是沉悶的雷聲。

血紅的電光再閃，照到先前疏罅的灰黑雲塊中間都填滿了，再也沒有漏縫了，完全打作一氣了。

於是血紅的電光，再閃第三遍，從西邊直劃到東邊，有半個天！

一個雷，一個焦雷，跟着炸翻了轉來，再一個，又一個……

風像發了狂，樹像發了狂，草像發了狂，一切都站起來，奔過去，牠們都高興得狂喊着『時候到了！』『終然今天到了！』

雨像是再也不能忍耐的瀑布，像是奮躍的獅子，像是廉威退爾裏的急奏，像是長城倒了，黃河翻了，一片，似乎又是離亂，可終究是一片的喊殺聲。樹葉狂喜得翻過背來逆上去，草片跳躍着，屋瓦嚇得擠得更緊，更密在歡躍的水珠下懾服着，抖顫着。

沒有悠閒的蟬聲。四周都是愉快的，宏壯的，舒困的音樂。

八 盛夏

午後忽然暴熱起來，坐在房裏時，恰如背後的壁上燃着煤爐一般，熱氣從背皮上滲入心裏，汗

便從皮膚裏透到背上。用毛巾揩汗。倒像是擠汗一般，越揩流得越多，漸漸整滴的大珠，從皮膚的高處直溜下去，溜得皮上發癢。

小黑狗躺在陰處，張着嘴，伸出了長舌，不息的喘。主人們也躺在自以為風涼的地方，有的夢見水晶宮，有的翻閱着消暑閒書，有的無可奈何的頭腦昏痛，同時都下意識的搖着葵扇，時輕時重地拍着胸脯或大腿。蚊蟲在門角裏椅子下嗡嗡的嚷，蒼蠅在汗溼的皮膚上發癢的爬。

空中並無一片雲，烤在頂上的太陽，正如烈火一般，也沒有一點微風，一切樹木，都彷彿垂死的掛着葉子。在人家前面的狹隘的溝裏，從臭泥裏湧出無數渾濁的水泡，浮在並不流動的污水上面；陽曬着大路上的石子，都熱得燙脚，蒸發出來泥土的熱氣，使人惡心而且幾乎昏眩。

火焰般的陽光，射到窗外的白石灰牆上，所有的熱氣都向我的房裏送進來，我睡在床上發熱，已有了三天了。想到架在蘇州河上的兩座寬大的石橋，人和畜類喘着氣流汗在那炎熱的橋上跑過；馬路上的柏油，被炎陽薰蒸至於溶化，摩托車輪馳過，柏油就被拔起，電車道旁變成軟泥般的路。這時我的頭更加暈漲，頭上的汗隨短髮濡溼了枕頭，照常的聽着弄堂裏江北小孩叫賣「冰啲，冰啲」的迫切的呼聲；我便想一躍而起，渾身去浸在水裏。

盛夏的天氣，烈火般的陽光，掃盡清晨晶瑩的露珠，統御着宇宙，一直到黃昏後，這是這樣沉重悶人的時光呵！人們在這種的壓迫下，懶洋洋的像是失去了活躍的生命力，尤其午後那更是可怕的蒸悶，馬路上躺着的小石塊，發出孜孜的聲響，和炎人腳心的灼熱。在這個時候，那所小園子裏垂

了頭的蝴蝶蘭和帶着醺醉的紅色的小玫瑰；都爲了那嚇人的光和熱，露出倦怠的姿態來，只有那些深藏葉蔓中的金銀藤卻開得十分茂盛。當一陣夏天的悶風，從那裏穿過時，便把那些濃厚的藥香吹進對着園子開着的門裏來。

忍着熱，流着汗，匆匆的划乾了二碗開水泡冷飯，便掇了一只藤折椅向曬臺上跑。水門汀地坪上的餘熱還在太陽已墜在西天的彩霞之下，大半的浮雲轉變着形狀和顏色，涼風拂拂的吹去了一天的熱鬧。

九 夏夜

五月的夜，玫瑰花的幽芳，乘着涼快的夜風，飄滿了空中。青藤花的悵鬱孤芳自賞的依近了竹籬外的青草，經不起風的吹拂，微微作抖。月光從樹枝透出，牠穿過了叢叢的綠樹，正斜照着一對半闔的窗；簾帷高捲，昏暗而靜寂。

月兒似乎窺不出人間的神祕，牠透映進了小窗，只見那小鏡中反射的微弱的光，復斜在白壁，一切悠悠無聲。

陡然一聽，自遠處來，犬吠，漸漸的響應有如樂曲，斷續而相和，有如波浪稍平，一波又起。狗吠的聲音如閃電似的穿過這寂寞的村道，黑雲遮沒了月亮，於是靜寂靜寂！

花的影，樹的影，村舍的影，一切的影，都吞沒於一切的影中。花的芳芬，草的芳芬，一切的芬芳，都

吞沒於一切的芬芳中。

深夜後，一條淡漠的天河在天上橫貫着，那旁邊嵌了許多在向人們做媚眼的星星；螢火在低空之中隨意地飛，由隔牆的鄰院裏飛到那開了白花的瓜棚下面，一閃閃地在發着那尾端的一點點火光！蝙蝠從檐頭在你不及防的頃刻攢了出來，牠們在這銀灰色的夜幕之下盡情地打着圈子。森林中遠遠地傳來了一陣夏蟬所唱的晚曲，這你想，乃是如何在點綴你那童年的夢境啊！牠是把你那夢境點綴那麼美麗，那麼的使你在長大成人之後屢屢回憶着。

月光斜射在植物上面，閃着銀彩。空氣裏充滿一種甘芳的氣息，但不是什麼花香。蟬兒不停止牠們的歌唱，從那類乎枯焦臭味的調子裏，可料知明天還比今天熱呢。

一〇 晚夏

是正午的時候，窗外日光黃澄澄地照着，隱隱約約間有幾葉芭蕉的大葉在風裏招展着。蟬聲怪嘈雜地在叫着，天氣還熱呢！

午飯後，我到河邊去散步，在隄上榕樹林的下面，找到時常坐在那裏望望夕陽看看對河平原上的稻浪的樹根坐下，河裏小船來往着，剛過午的太陽照在水面上，在閃着金光，唧呀的聲音與樹上的蟬鳴在合奏着和平與快樂之歌。半天工作的疲勞，坐在這種有着美景與音樂化了的樹蔭下，一切都舒適愉快，對河平原的田隴上，我的眼光注視在那一望到翠紫的遠山邊的金黃色的稻浪

在波動那正是農民們最引爲快樂幸福的預感的生命線。在對河的左邊，靠着河建築着幾座平房，白壁在太陽下耀眼，那是學校，門口的校旗在風裏飄蕩。我神往於對面的美景，同時也沉醉於河裏小船來往的咿呀聲與樹上夏蟬的高鳴。

當夕陽在山巔和人們告別時，風兒又從山谷裏溜出來了。一日來的熱悶，一剎時都被趕盡。蟬兒在樹梢拋入「知了知了」的歌聲來。使飯後乘涼的人們，加上一層閒懶的情調於其心中。苗田裏的蛙聲「咯咯，咯咯」一陣的緊密起來，喚起月兒爬上樹梢。於是紡織娘也開聲了。金鍾兒「鈴鈴鈴」的搖着金鈴，還有蚱蜢也「斯斯」的靠着哼叫，許多蟲的聲音都混合在一起，在涼快的夏晚的薄暗裏，合成爲大的和諧的節奏。

一一 新秋

秋天約在九月中旬的時候，我坐在樺樹林裏面。從朝晨起就降着細雨，有時候代以溫和的日光；正是陰雨不常的天氣。天上有時候完全覆着脆弱的白雲，忽然一下子全掃清了，便從流通的黑雲裏顯出明顯而且和藹的蔚藍顏色，彷彿美麗的眼睛一般。我坐在那裏向四圍望着，還在那裏聽着。樹葉輕微地在我頭上喧鬧着。從這些葉子的喧鬧聲裏可以知道那時候正是什麼季候……

微弱的風微微的拖在樹梢上面。爲雨所潤溼的樹林的內部不住的變動着，視太陽照耀或掩着陰雲而定。這個樹林一會兒完全亮了，彷彿忽然都在那裏含笑似的。不很機密的樺樹上的細葉

忽然承受着白絲的柔和的反射，睡在地上的細葉，忽然變成斑色，燒成一種純金。

繁茂而且高大的蕨樹的美麗樹葉，已經染成秋天的本來顏色，彷彿熟過的葡萄樹的顏色一般，竟然透明得很，在眼前錯縮着，而且橫斷着。

一會兒忽然四圍又全發起藍來。鮮明的色彩一剎那間消滅了，樺樹直立在那裏全成爲白的，却沒有光，而且白得彷彿剛下的雪還沒有觸着今天太陽冷靜地的光線一般。

於是細微的雨就偷偷地，狡猾地開始播散開來，並且在樹林裏微語着。楊樹上的樹葉差不多還是綠的，雖然顯然有點發白。祇在幾處有一兩瓣嫩葉，全是紅的，或者全是金色的。

當太陽光線忽然擊打在剛爲發光的雨洗盡的嫩枝上的時候，就可以看見這瓣葉兒怎樣在太陽上發熱着。聽不見一隻鳥的聲音，大家都棲宿並且靜默了。間斷着祇聽見白頭鳥的笑聲響得彷彿銅鐘一般。

一二 秋的讚頌

秋啊！你在那裏？

我們早就熟稔了的，雖離了很久。

那是在農事試驗場中，我第一次認識了你。藤棚下給你掛上了一串串紫玉的葡萄；池水上，給你捧出了一顆顆圓的蓮房，果林中，梨頭青了，蘋果紅了；田隴邊，禾穗垂垂，閃耀着金黃的顆粒。

呀，秋，你是生命的象徵，你是成功的凱勝。我要向你膜拜。致我的虔誠。
可是，你在那裏？

我們早就熟稔了的，雖隔離了很久。

那是在虞山的頂巔，我又一次認識了你。你給藤蘿掛上了五彩的子，你給草木變換了的單調的綠，你灑下金黃，染遍了枝頭，隴畔；你蘸滿朱紅，點綴着蓼汀，楓林。我祇見彩染的山河，一團錦綉。

呀，秋，你是色彩的洋溢，你是自然的巧匠。我要向你膜拜，致我的虔誠！
可是，你在那裏？

過去的詩人，有幾個認識你？

說你凋殘，你何曾凋殘？誣你悲哀，你何曾悲哀？葉兒落，花兒謝，祇是你卸去童衫露出堅強的肌肉。你正在慶幸成功，載滿了光榮，這樣地喜氣匆匆；別說悲哀，一年中不能有再！

呀，秋，我願學你，我願跟蹤。

可是，你在那裏？

春光太穉，夏日太濃；祇有你，偉大，壯麗，顯出大自然的本相。

生是大自然的靈，色是大自然的形。你貢獻着靈，發揚着形。你來了！瞧，自然在笑，宇宙在跳；生命的活泉，煎熾着色樂的火焰，活躍着青春年少。

一三 秋夜

當那一個涼秋的月夜，我們搖了一葉扁舟，在銀波蕩漾的湖上，輕輕地泛蕩着。

半圓形的月亮，掛在青藍的天幕上，兩旁小堤邊蒼鬱的樹林，好似牽繞着濃濃的夜霧，只見煙也似的一團團了；明月的光輝充實地瀉注在湖面，像銀屑一般地閃爍啊。

我們的扁舟，輕輕地，緩緩地，在湖面上徘徊；那灰暗而幽靜的湖上，除了槳聲水韻，和着白鷗們飛翔時把空氣輕擊着，發出微微的聲音外，只是一片靜寂了。夜神支配着的沈默的湖面，是特別顯示着偉大與莊嚴，而我們的一葉扁舟又如何的覺得渺小呢！

茫茫的世界，原來就是這一葉孤舟，幾雙白鷗，半邊涼月點綴着嗎？那這世界未免太淒涼，太落寞了。多愁善感的我啊，這時候，不禁感慨地低吟着。真是一擬把傷心問明月，空將憂意付離騷：「啊！深夜的寶盒裏，原來蘊藏着這般一個奧妙的境界，沈靜的湖水薰染着無限的幽懷，秋夜的湖上啊，真如一首寂寞的詩呢。」

這秋湖上，只一葉小小的孤舟，載着我們幾個悲秋的遊人，在其中悠悠地蕩漾着。

一四 深秋

颯颯的西風，吹下了幾葉枯黃的樹葉，在我身旁擦過，她好像報告我深秋的降臨。真的，深秋已

在我的眼前畢露了；無論在田間隴邊，深山裏，小溪邊，都已滿佈了深秋的蹤跡，她變換了單調的綠，大地河山，都染成一片錦繡。

疲乏的農夫，口裏哼着吭唷裏吭的勞動歌，右肩頭上擔着金黃色的稻，斜側着肩頭，從那彎彎曲曲的小道上走向老遠老遠的西村裏去，在那黑而紅的臉龐上，冒着勞苦逼出的汗氣，身體的上半截，赤裸的露着油脂而帶醬紅色的肌膚。說他身體強健，倒不如說勞動過度的來得確切！下半截穿着一條土布的短褲，下面赤着兩隻粗而染滿了沙泥的足。

殘弱的斜輝，沿着地平線的一縷縷地反照到那灰黃的大地，把自然界中一切的一切，渲染得燦爛可愛，四野的秋蟲，都藏到地窟的深處，輕輕地哀吟！守時的烏鴉，似乎知道天之將晚，都紛紛的飛回舊巢，口中不絕的亞亞地吹着歸隊的號子，在田工作的人們好似被工作麻木了，為什麼不知天之晚呢？道路上還是充滿着吭唷裏吭的勞動歌！

西村的後面，生長着叢叢的綠竹，隨風擺動，兩旁樹立着赭黃的楊柳，一陣微風吹過，勉強地左右搖曳；前面有一個小小的潭，涼爽的秋風掠過，水面起了鱗狀的皺紋，有一角覆滿了黑黝黝的浮萍，稀稀疏疎地開着幾朵黃花，岸旁的綠草，原是多少的鮮嫩嬌豔，但終究敵不過自然的支配而枯萎了，對岸的高大而強偉的梧桐，被秋風一陣陣薰治得陶醉了，盛夏的綠葉被麻醉得像蠟一般黃，狡黠的秋風，驅誘着牠偷偷地脫離了母體，秋風還緊緊地擁抱着牠不絕的奔跑，跳躍，旋轉，無論牠怎樣的哀求，總要把牠弄得筋疲力盡之後，方才放牠臥地休息——正如小貓的玩弄老鼠，不弄得